

第四十八回

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绾秦

话说箕郑父、士谷、梁益耳三人商议，只等秦兵紧急，便从中作乱，欲更赵盾之位，不意赵盾袭败秦兵，奏凯而回，心中愈愤。先都为下军佐，因主将先蔑为赵盾所卖，出奔于秦，亦恨赵盾。凑著蒯得被先克以军事夺其田禄，中怀怨望，诉于士谷。谷曰：“先克倚恃赵孟之属，故敢横行如此。盾所专制，惟中军耳。诚得一死士，先往刺克，则盾势孤矣。此事非得先子会不可！”蒯得曰：“子会因主帅为盾所卖，意亦恨之。”士谷曰：“既如此，则克不难办也。”遂附耳曰：“只须如此恁般，便可了事。”蒯得大喜曰：“吾当即往言之。”蒯得往见先都，倒是先都开口说起：“赵孟背了士季，袭败秦师，全无信义，难与同事。”蒯得遂以士谷之言，告于先都。都曰：“诚如此，晋国之幸也！”

时冬月将尽，约至新春，先克往箕城，谒拜其祖先轸之祠。先都使家丁伏于箕城之外，只等先克过去，远远跟定，觑个空隙，群起刺杀之。从人惊散。赵盾闻先克为贼所杀，大怒，严令司寇缉获，五日一比。先都等情慌，与蒯得商议，怂恿士谷、梁益耳等作速举事。梁益耳醉中泄其语于梁弘，弘大惊曰：“此灭族之事也！”乃密告于臾骈，骈转闻于赵盾。盾即聚甲戒车，吩咐伺候听令。先都闻赵氏聚甲戒车，疑其谋已泄，急走士谷处，催并速发。箕郑父欲借上元节晋侯赐酺，乘乱行事，议久不决。赵盾先遣臾骈围先都之家，执都付狱。梁益耳、蒯得慌忙之际，欲与箕郑父、士谷团集四族家丁，劫出先都，一同为乱。赵盾使人反以先都之谋，告于箕郑父，请他入朝商议。箕郑父曰：“赵孟见召，殆不疑我也。”遂轻身而往。原来赵孟为箕郑父见为上军元帅，恐其鼓众同乱，假意召之。郑父不知是计，坦然入朝，赵盾留住于朝房，与之议先都之事。密遣荀林父、郤缺、栾盾领著三枝军马，分头拿捕士

谷、梁益耳、蒯得三人，俱下狱讫，荀林父等三将至朝房回话。林父大声喝曰：“箕郑父亦在作乱数内，如何还不就狱？”郑父曰：“我有居守之劳，彼时三军在外，我独居中，不以此时为乱，今日诸卿济济，乃求死耶？”赵盾曰：“汝之迟于为乱，正欲待先都、蒯得也。我已访知的实，不须多辩！”箕郑父俯首就狱。

赵盾奏闻晋灵公，欲将先都等五人行诛。灵公年幼，唯唯而已。灵公既入宫，襄夫人闻五人在狱，问灵公曰：“相国如何处置？”灵公曰：“相国言：‘罪并应诛。’”襄夫人曰：“此辈事起争权，原无篡逆之谋，且主谋杀先克者，不过一二人，罪有首从，岂可一概诛戮？迨年老成凋丧，人才稀少，一朝而戮五臣，恐朝堂之位遂虚矣，可不虑乎？”明日，灵公以襄夫人之言述于赵盾，盾奏曰：“主少国疑，大臣擅杀，不大诛戮，何以惩后？”遂将先都、士谷、箕郑父、梁益耳、蒯得五人，坐以不君之罪，斩于市曹，录先克之子先穀为大夫。国人畏赵盾之严，无不股栗。

狐射姑在潞国闻其事，骇曰：“幸哉！我之得免于死也。”一日，潞大夫酆舒问于狐射姑曰：“赵盾比赵衰二人孰贤？”射姑曰：“赵衰乃冬日之日，赵盾乃夏日之日，冬日赖其温，夏日畏其烈。”酆舒笑曰：“卿宿将，亦畏赵孟耶？”

闲话休提。却说楚穆王自篡位之后，亦有争伯中原之志。闻谍报：“晋君新立，赵盾专政，诸大夫自相争杀。”乃召群臣计议，欲加兵于郑。大夫范山进曰：“晋君年幼，其臣志在争权，不在诸侯。乘此时出兵以争北方，谁能当者！”穆王大悦，使斗越椒为大将，芡贾副之，帅车三百乘伐郑。自引两广精兵，屯于狼渊，以为声援。别遣息公子朱为大将，公子蔑副之，帅车三百乘伐陈。

且说郑穆公闻楚兵临境，急遣大夫公子坚、公子庞、乐耳三人，引兵拒楚于境上，嘱以固守勿战，别遣人告急于晋。越椒连日挑战，郑兵不出。芡贾密言于越椒曰：“自城濮之后，楚兵久不至郑矣，郑人恃有晋救，不与我战。乘晋之未至，诱而擒之，可以雪往日之耻。不然，迁延日久，诸侯毕集，恐复如子玉故事，将奈何？”越椒曰：“今欲诱之，当用何计？”芡贾附耳曰：“必须如此恁般。”越椒从其谋，乃传令军中，言：“粮食将缺，可于村落掠取，以供食用。”自于帐中鼓乐饮酒，每日至夜半方散。有人传至狼渊，楚穆王疑斗越椒玩敌，欲自往督战，范山曰：“伯嬴智士，此必有计，不出数日，捷音当至矣。”

再说公子坚等，见楚兵不来搦战，心中疑虑，使人探听。回言：“楚兵四出掳掠为食。斗元帅中军，日逐鼓乐饮酒，酒后谩骂，言郑人无用，不堪厮杀。”公子坚喜曰：“楚兵四出掳掠，其营必虚；楚将鼓乐饮酒，其心必懈；若夜劫其营，可获全胜。”公子庞、乐耳皆以为然。是夜结束饱食，公子庞欲分作前中后三队，次第而进。公子坚曰：“劫营与对阵不同，乃一时袭击之计，可分左右，不可分前后也。”于是三将并进。将及楚营，远远望见灯烛辉煌，笙歌嘹亮。公子坚曰：“伯棼命合休矣！”麾车直进，楚军全不抵当。公子坚先冲入寨中，乐人四散奔走，惟越椒呆坐不动，上前看时，吃一大惊，乃是束草为人，假扮作越椒模样。公子坚急叫：“中计！”退出寨时，忽闻寨后炮声大震，一员大将领军杀来，大叫：“斗越椒在此！”公子坚奔走不迭，会合公子庞及乐耳二将，做一路逃奔。行不一里，对面炮声又起，却是芟贾预先埋伏一枝军马，在于中路，邀截郑兵。前有芟贾，后有越椒，首尾夹攻，郑兵大败。公子庞、乐耳先被擒。公子坚舍命来救，马蹶车覆，亦为楚兵所获。郑穆公大惧，谓群臣曰：“三将被擒，晋救不至，如何？”群臣皆曰：“楚势甚盛，若不乞降，早晚打破城池，虽晋亦无如之何矣！”郑穆公乃遣公子丰至楚营谢罪，纳赂求和，誓不反叛。斗越椒使人请命于穆王，穆王许之。乃释公子坚、公子庞、乐耳三人之囚，放还郑国。

楚穆王传令班师，行至中途，楚公子朱伐陈兵败，副将公子茂为陈所获，打从狼渊一路来见穆王，请兵复仇。穆王大怒，正欲加兵于陈，忽报：“陈有使命，送公子茂还楚，上书乞降。”穆王拆书看之，略曰：

寡人朔，壤地褊小，未获接待君王之左右。蒙君王一旅训定，边人愚莽，获罪于公子。朔惶悚，寝不能寐，敬使一介，具车马致之大国。朔愿终依宇下，以求荫庇。惟君王辱收之！

穆王笑曰：“陈惧我讨罪，是以乞附，可谓见几之士矣。”乃准其降。传檄征取郑、陈二国之君同蔡侯，以冬十月朔于厥貉取齐相会。

却说晋赵盾因郑人告急，遣人约宋、鲁、卫、许四国之兵，一同救郑。未及郑境，闻郑人降楚，楚师已还。又闻陈亦降楚，宋大夫华耦、鲁大夫公子遂俱请伐陈、郑。赵盾曰：“我实不能驰救，以失二国，彼何罪焉？不如退而修政。”乃班师。髡翁有诗叹云：

谁专国柄主诸侯？却令荆蛮肆蠢谋。

今日郑陈连臂去，中原伯气黯然收。

再说陈侯朔与郑伯兰，于秋末齐至息地，候楚穆王驾到。相见礼毕，穆

王问曰：“原订厥貉相会，如何逗遛此地？”陈侯、郑伯齐声答曰：“蒙君王相约，诚恐后期获罪，故预于此地奉候随行。”穆王大喜。忽谍报：“蔡侯甲午已先到厥貉境上。”穆王遂同陈、郑二君登车疾走。蔡侯迎穆王于厥貉，以臣礼见，再拜稽首。陈侯、郑伯大惊，私语曰：“蔡屈礼如此，楚必以我为慢矣。”乃相与请于穆王曰：“君王税驾于此，宋君不来参谒，君王可以伐之。”穆王笑曰：“孤之顿兵于此，正欲为伐宋计也。”早有人报入宋国。时宋成公王臣已卒，子昭公杵臼已立三年，信用小人，疏斥公族。穆、襄之党作乱，杀司马公子卬，司城荡意诸奔鲁，宋国大乱。赖司寇华御事调停国事，请复意诸之官，国以粗安。至是，闻楚合诸侯于厥貉，有窥宋之意。华御事请于宋公曰：“臣闻：‘小不事大，国所以亡。’今楚臣服陈、郑，所不得者宋耳，请先往迎之。若待其见伐，然后请成，无及也。”宋公以为然，乃亲造厥貉，迎谒楚王。且治田猎之具，请较猎于孟诸之藪。穆王大悦。陈侯请为前队开路，宋公为右阵，郑伯为左阵，蔡侯为后队，相从楚穆王出猎。穆王出令，命诸侯从田者，于侵晨驾车，车中各载燧，以备取火之用。合围良久，穆王驰入右师，偶赶逐群狐，狐入深窟，穆王回顾宋公，取燧熏之。车中无燧，楚司马申无畏奏曰：“宋公违令，君不可以加刑，请治其仆。”乃叱宋公之御者，撻之三百，以儆于诸侯。宋公大惭。此周顷王二年事。是时楚最强横，遣斗越椒行聘于齐、鲁，俨然以中原伯主自待，晋不能制也。

周顷王四年，秦康公集群臣议曰：“寡人衔令狐之恨，五年于兹矣！今赵盾诛戮大臣，不修边政，陈、蔡、郑、宋交臂事楚，晋莫能禁，其弱可知。此时不伐晋，更何待乎？”诸大夫皆曰：“愿效死力！”康公乃大阅车徒，使孟明居守，拜西乞术为大将，白乙丙副之，士会为参谋，出车五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济河而东，攻羈马，拔之。

赵盾闻报，急为应敌之计。自将中军，迁上军大夫荀林父为中军佐，以补先克之缺，用提弥明为车右，使卻缺代箕郑父为上军元帅。盾有从弟赵穿，乃晋襄公之爱婿，自请为上军之佐。盾曰：“汝年少好勇，未曾历练，姑待异日。”乃用臾骈为之。使栾盾为下军元帅，补先蔑之缺，胥臣之子胥甲为副，补先都之缺。赵穿又自请以其私属，附于上军，立功报效。赵盾许之。军中缺司马，韩子舆之子韩厥，自幼育于赵盾之家，长为门客，贤而有才，盾乃荐于灵公而用之。三军方出绛城，甚是整肃，行不十里，忽有乘车冲入中军。韩厥使人问之，御者对曰：“赵相国忘携饮具，奉军令来取，特此追送。”韩厥怒曰：“兵车行列已定，岂容乘车擅入？法当斩！”御者涕泣曰：“此相国之

命也！”韩厥曰：“厥忝为司马，但知有军法，不知有相国也。”斩御者而毁其车。诸帅言于赵盾曰：“相国举韩厥，而厥戮相国之车，此人负恩，恐不可用。”赵盾微笑，即使人召韩厥。诸将以盾必辱厥以报其怨。厥既至，盾乃降席而礼之曰：“吾闻‘事君者，比而不党’，子能执法如此，不负吾举矣。勉之！”厥拜谢而退。盾又谓诸将曰：“他日执晋政者，必厥也！韩氏其将昌矣。”晋师营于河曲，舆骈献策曰：“秦师蓄锐数年，而为此举，其锋不可当，请深沟高垒，固守勿战，彼不能持久，必退，退而击之，胜可万全。”赵盾从其计。

秦康公求战不得，问计于士会。士会对曰：“赵氏新任一人，姓舆名骈，此人广有智谋。今日坚壁不战，盖用其谋，以老我师也。赵有庶子赵穿，晋先君之爱婿，闻其求佐上军，赵孟不从而用骈，穿意必然怀恨。今赵孟用骈之谋，穿必不服，故自以私属从行，其意欲夺舆骈之功也。若使轻兵挑其上军，即舆骈不出，赵穿必恃勇来追，因之以求一战，不亦可乎？”秦康公从其谋，乃使白乙丙率车百乘，袭晋上军挑战。郤缺与舆骈俱坚持不动。赵穿闻秦兵掩至，即率私属百乘出迎。白乙丙回车便走，车行甚速，赵穿追十余里，不及而返，怪舆骈等不肯协力同追，乃召军吏大骂曰：“裹粮披甲，本欲求战，今敌来而不出击，岂上军皆妇人乎？”军吏曰：“主帅自有破敌之谋，不在今日。”穿复大骂曰：“鼠辈有何深谋？直是畏死耳！别人怕秦，我赵穿偏不怕！我将独奔秦军，拚死一战，以雪坚壁之耻。”遂驱车复进，呼号于众曰：“有志气者，都跟我来！”三军莫应。惟有下军副将胥甲叹曰：“此人真正好汉，吾当助之。”正欲出军。却说上军元帅郤缺，急使人以赵穿之事报之赵盾。盾大惊曰：“狂夫独出，必为秦擒，不可不救也。”乃传令三军，一时并出，与秦交战。

再说赵穿驰入秦壁，白乙丙接住交锋，约战三十余合，彼此互有杀伤。西乞术方欲夹攻，见对面大军齐至，两下不敢混战，各鸣金收军。赵穿回至本阵，问于赵盾曰：“我欲独破秦军，为诸将雪耻，何以鸣金之骤也？”盾曰：“秦大国，未可轻敌，当以计破之。”穿曰：“用计用计，吃了一肚子好气！”言犹未尽，报：“秦国有人来下战书。”赵盾使舆骈接之，使者将书呈上，舆骈转呈于赵盾。盾启而观之，书曰：“两国战士皆未有缺，请以来日决一胜负！”盾曰：“谨如命！”使者去后，舆骈谓赵盾曰：“秦使者口虽请战，然其目彷徨四顾，似有不宁之状，殆惧我也，夜必遁矣。请伏兵于河口，乘其将济而击之，必大获全胜。”赵盾曰：“此计甚妙！”

正欲发令埋伏，胥甲闻其谋，告于赵穿，穿遂与胥甲同至军门，大呼曰：

“众军士听吾一言：我晋国兵强将广，岂在西秦之下？秦来约战，已许之矣，又欲伏兵河口，为掩袭之计，是岂大丈夫所为耶？”赵盾闻之，召谓曰：“我原无此意，勿得挠乱军心也！”秦谍者探得赵穿和胥甲军门之语，乃连夜遁走，复侵入瑕邑，出桃林塞而归。赵盾亦班师，回国治泄漏军情之罪，以赵穿为君婿，且是从弟，特免其议，专委罪于胥甲，削其官爵，逐去卫国安置。又曰：“臼季之功，不可斩也！”仍用胥甲之子胥克为下军佐。鬻仙有诗议赵盾之不公。诗云：

同呼军门罪不殊，独将胥甲正刑书。

相君庇族非无意，请把桃园问董狐。

周顷王五年，赵盾惧秦师复至，使大夫詹嘉居瑕邑，以守桃林之塞。臾骈进曰：“河曲之战，为秦画策者士会也。此人在秦，吾辈岂能高枕而卧耶？”赵盾以为然，乃于诸浮之别馆，大集六卿而议之。那六卿：赵盾、郤缺、栾盾、荀林父、臾骈、胥克。是日，六卿毕至，赵盾开言曰：“今狐射姑在狄，士会在秦，二人谋害晋国，当何策以待之？”荀林父曰：“请召射姑而复之。射姑堪境外之事，且子犯旧勋，宜延其赏。”郤缺曰：“不然。射姑虽系宿勋，然有擅杀大臣之罪。若复之，何以儆将来乎？不如召士会。士会顺柔而多智，且奔秦非其罪也。狄远而秦逼，欲除秦害，先去其助，言召士会者是。”赵盾曰：“秦方宠任士会，请之必不从，何计而可复之？”臾骈曰：“骈所善一人，乃先臣毕万之孙，名寿余，即魏犇之从子也。见今食邑于魏，虽在国中带名世爵，未有任职。此人颇能权变，要招来士会，只在此人身上。”乃附赵盾之耳曰：“如此恁般，何如？”盾大喜曰：“烦吾子为我致之。”六卿既散，臾骈即夕往叩寿余之门，寿余相迎坐定。臾骈请至密室，以招士会之策，告于寿余，寿余应允，臾骈回复了赵盾。

次早，赵盾奏知灵公，言：“秦人屡次侵晋，宜令河东诸邑宰，各各团练甲伍，结寨于黄河岸口，轮番戍守。并责成食采之人，往督其事，倘有失利，即行削夺，庶肯用心防范。”灵公准奏。赵盾又曰：“魏，大邑也，魏倡之，诸邑无敢不从矣。”乃以灵公之命召魏寿余，使督责有司，团兵出戍。寿余奏曰：“臣蒙主上录先世之功，衣食大县，从未知军旅之事。况河上绵延百余里，处处可济，暴露军士，守之无益。”赵盾怒曰：“小臣何敢挠吾大计？限汝三日内，取军籍呈报！再若抗违，当正军法！”寿余叹息而出，回家闷闷不悦。妻子叩问其故，寿余曰：“赵盾无道，欲我督戍河口，何日了期？汝可收拾家资，随我往秦国，从士会去可也。”吩咐家人整备车马。是夜索酒痛饮，以进饌不

洁，鞭膳夫百余，犹恨恨不绝，言欲杀之。膳夫奔赵府，首告寿余欲叛晋奔秦之事，赵盾使韩厥帅兵往捕之。厥放走寿余，只擒获其妻子，下于狱中。

寿余连夜遁往秦国，见秦康公，告诉赵盾如此恁般，强横无道，“妻子陷狱，某孤身走脱，特来投降。”康公问士会：“真否？”士会曰：“晋人多诈，不可信也。若寿余果真降，当以何物献功？”寿余于袖中出一文书，乃是魏邑土地人民之数，献于康公曰：“明公能收寿余，愿以食邑奉献。”康公又问士会：“魏可取否？”寿余以目盼士会，且蹠其足。士会虽奔在秦，然心亦思晋，见寿余如此光景，阴会其意，乃对曰：“秦弃河东五城，为姻好也。今两国治兵相攻，数年不息，攻城取邑，惟力是视。河东诸城，无大于魏者，若得魏而据之，以渐收河东之地，亦是长策。只恐魏有司惧晋之讨，不肯来归耳！”寿余曰：“魏有司虽晋臣，实魏氏之私也。若明公率一军屯于河西，遥为声援，臣力能致之。”秦康公顾士会曰：“卿熟知晋事，须同寡人一行。”乃拜西乞术为将，士会副之，亲率大军前进。既至河口，安营了毕，前哨报：“河东有一枝军屯扎，不知何意。”寿余曰：“此必魏人闻有秦兵，故为备耳，彼未知臣之在秦也。诚得一东方之人，熟知晋事者，与臣先往，谕以祸福，不愁魏有司不从。”康公命士会同往，士会顿首辞曰：“晋人虎狼之性，暴不可测。倘臣往谕而从，是国家之福也。万一不从拘执臣身，君复以臣不堪事之故，加罪于臣之妻孥，无益于君，而臣之身家，枉被其殃，九泉之下，可追悔乎？”康公不知士会为诈，乃曰：“卿宜尽心前往。若得魏地，重加封赏，倘被晋人拘留，寡人当送还家口，以表相与之情。”与士会指黄河为誓。秦大夫绕朝谏曰：“士会，晋之谋臣，此去如巨鱼纵壑，必不来矣。君奈何轻信寿余之言，而以谋臣资敌乎？”康公曰：“此事寡人能任之，卿其勿疑。”士会同寿余辞康公而行。绕朝慌忙驾车追送，以皮鞭赠士会曰：“子莫欺秦国无智士也，但主公不听吾言耳。子持此鞭马速回，迟则有祸。”士会拜谢，遂驰车急走。史臣有诗云：

策马挥衣古道前，殷勤赠友有长鞭。

休言秦国无名士，争奈康公不纳言。

士会等渡河而东。未知如何归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